

畿輔通志卷一百七十二

略一百二十七 古蹟十九 陵墓八 順德 廣平

順德府

邢臺縣

周邢侯夫人墓在縣西寰宇記邢臺縣有邢侯夫人冢北史云齊武平初有掘古冢得銅鼎腹有銘作蝌蚪書云邢侯夫人姜氏墓內邱縣志在今縣東十五里 大清一統志

晉石勒墓在縣西十五里寰宇記在龍岡縣西南十五里偽

號高平陵 大清一統志 舊志云勒卒葬別染山是夜爲十棺分道

兩山惑百姓今有大塚相傳爲勒虛塚 府志

謹案洪亮吉十六國疆域志云晉石勒母墓在縣西南勒母王氏死潛窆山谷莫詳其所旣而備九牢禮虛葬於襄

國城南太平寰宇記在龍岡縣西南按此蓋卽盧葬之所

五代郭威墓在縣西六十里焦山嶺土人呼爲郭土皇墓蓋

周郭氏祖塋也

大清一統志

又呼爲郭雀兒墓前有碑無文字可

考威本紀葬新鄭縣之西韓堡此或其祖父之葬處云

府志

宋大中大夫開國伯石熙墓在縣西十三里白圭鄉北賈源

滑彥齡誌其墓近廢誌石在府學

府志

元文貞公劉秉忠墓在縣西南十里賈村

大清一統志

祖康懿公

澤父武康公潤弟禮部尙書文定公秉恕俱葬此

府志

謹案秉忠墓已見宛平縣在蘆溝橋北

元學士董繼昇墓在縣西七里董村有斷碑

元學士張佐成墓在縣西七里董村

元太史郭守敬墓在縣西北三十里

元贈輕車都尉武功郡侯蘇偉墓在縣西董村西十二里

元吳

澄撰墓碑府君諱偉字大用其先自忻代徙順德大父元仕金官號猛安謀克大母栗氏父清金拱衛指揮使皇朝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同知延慶使司事追封武功郡伯母李氏封武功郡君中順二子長傑仕於廣平路府君其次也孝友寬慈篤厚信實涉獵子史尤喜藏室漆園之書收儲時賢詩文爲家珍採拾善人言行爲身範不求榮進勤力治生家用饒裕量一歲所入所出幾何贏餘悉以賑貧歲有常數凶歲則倍官所勸率不與焉內而族親外而鄉閭饑者食之寒者衣之病者藥之死者棺之孤嫠無依者居之養之婚嫻失時者室之家之惠加於人不自以爲德或橫逆來侵待之如常略不芥蒂追孝其先事亡如存晨夕必面朔望必薦雖隆寒盛暑疾風暴雨不廢每勸子孫謂吾自幼知讀書爲美事理家勞疾無暇時可學抱憾終身汝等庇蔭之下飽煖逸居不學將何爲哉子孫承命競勗學業名卿巨儒踵門隆禮尊崇諮訪爲善之力竟日不倦諸子出外備防禦之器則喻之曰寇盜豈欲戕害人利其財耳設有不虞舍財全軀彼如我何且爲善有福爲惡有禍汝輩但勉爲善終不蹈危戾凡訓戒之言中倫慮達義命往往類此至元甲午二月八日卒年六十八以子貴贈亞中大夫輕車都尉懷孟路總管追封武功郡侯夫人劉氏淑慎寡言內嚴外恕諸婦敬畏子孫遵守家法三世同居大德壬寅四月十四日卒年六十九追封武功郡夫人子四思溫思讓思敬思義克紹前志輕財好惠自大

德乙已至延祐己未十五年間以米賑施及減價平糶不啻數千斛楮幣五萬緡置局市藥所得子錢修藥劑以濟貧病之人不取其直戚屬不能自贍出貲俾販鬻逐利因是豐足者數十家思敬由廣福提舉陞廣福監大監孫十二楨椿楫漆和朴材杞桂其十藹同字仲元名木旁區准史遷稱趙談爲趙同例也十一曰栗十二曰桐楫漆仲元俱仕中朝朴嗜文學別立在長蘆鎮會孫志學志道鶴童志學仕爲長史大監兄弟將刻石府君之墓仲元求余文文之予謂府君積善樂施獲報於天身存而富身沒而貴流慶衍迤未艾也福善之理豈不昭昭也哉乃序其事而繫以銘銘曰順德之蘇徙自忻代爰逮亞中浸浸豐大惻彼空窶猶已寒饑衣食所贏棄捐如遺施不責報時謂陰德天酬其獻如稼必穡錫命寵光賁於九泉世胄繩繩霄翮聯翩富貴在天惟以福善勒名表阡彌久彌顯

元廣平路總管羅文煥墓在縣南八里賈村御史中丞許有

王撰墓碑

元提刑趙瑱妻楊夫人墓在李馬村

元姚燧撰提刑趙公夫人楊君新阡碣銘維蔚

州飛狐趙氏系不可遠本繇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秉政而上推得二世祖崑金帥府評事卒葬其鄉二子珪瑱珪將萬夫戍飛狐後遷刺蠡州留瑱在鄉守舍天馬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民以城下之從太師國王徇地至蠡其刺猶城

守礮殺王悍將蕭大夫王恚欲阮城公請以身贖母兄死王
哀之並全蠡民以戰績每最進冀州元帥虎符復推與其兄
廷議多其悌讓改公冀州軍民總管別錫虎符入覲受知睿
宗承制監易州再遷行省中都金平監中山府當憲廟世世
祖方淵龍收召聞望之臣求治道之宜今者置經略司於河
之南宣撫司從宜府於陝之西行部於秦都曹於衛東西二
千里道不拾遺而邢則今中書右丞相之祖封國政施民散
最號弗治求潛藩制官惟歲入其貢賦爲置安撫司後邢易
爲順德升州爲府乃以近故太師廣平王從祖脫兀妥與公
爲斷事官位安撫上公年盛強俾與開國勲臣苗胄爲友則
潛藩期任公者已不小矣世祖踐極制監真定路位總管上
俄遷順天路宣慰使肇制四道提刑按察司以公使燕南河
北轉使河北河南累章請老不可年七十九始聽歸卒年八
十三以監中山有田朱固鄉不返葬飛孤卽塋是鄉堯封原
亦昭時崇顯壽考人也夫人旣同享有其樂公當不恙亦以
官植業順德盡析秉政夫人從養及子貴食其祿以終年八
十二不及公才一年何壽考萃是一門哉因惟女子子天父
天夫者也父不能必子之貴能之者夫子焉耳而難其全今
之儲才將相係望海內者每在乎風紀之官夫人以提刑使
之妻而母廉訪使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彼奕葉襲芳不
隕世德夫人之功亦鮮儷哉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
喪妾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後世封羊祜妻爲萬歲
鄉君則令甲郡縣君之原可爲今不敢氏夫人而君之凡其
不反葬中山卽別塋順德李馬村若不同穴記稱合葬非古

也。因求之吾家雋州都督文獻公開元宰相考也。葬陝之峽石百官咸會焉。及妣夫人劉卒，則葬萬安山萬安嵩高西趾。去峽石二百里耳。以唐相之貴，月入俸錢三千緡，有力不足於至哉，而不合祔者，亦從古也。今秉政斯兆，未必始亦由此。遂以其於古有徵，爲發之。夫人生三男二女，男秉政，秉政秉衷女適焦簡周某，孫男女九人。秉政又曰：吾他日亦域是嘗聞諸師，古人不諱死，惟不趨取死之途。今之人鼎鼎焉，惟死途之趨，復苦諱死，亦惑哉！如師之言，則秉政不徇流俗語身。後事於其生亦庶幾古達者也。銘曰：襄國所值趙南魏北，其西太行冀方四塞，求田惟良，宜莫如襄衍沃平平千里其疆。生家其間，沒卽斯瘞，奚取日者風水焉泥孰陪平原如阜而尊左之右之昭婦穆孫天厚其門。旣壽旣祉，流澤淵淵未艾。來只世生顯人如夫子。

元翰林修撰董朴墓在唐山之陽

元元明善撰墓碣銘揚州總管王君結余友也駟過

其家中山。授余崔助教詠狀曰：此結師也。幸君銘俾諸孤刻之墓神道是不沒吾師矣。余以義不得辭。諸總管則取其狀讀之曰：先生姓董氏，諱朴，字太初，隱居五十年，壽八十有五，以卒。嘗爲陝西道按察司檢法太史院主事，俱去之。集賢院臣奏其賢，特授翰林修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致仕先生之學，蓋明理爲本，篤行爲要，最其所至則文雅安恬者也。其教人也，善因其才而究其器，故千里間化之學者不之字號曰龍岡先生。先生朔州人，曾大父遷邢，著戶版。

大父資祿妣韓父彥成妣李農焉先生穎異過人學於樂舜
容劉道濟遂以儒顯娶張氏生三子一女先生卒二十七年
長子慶雲次子慶元慶隆女適張德祿孫男四曰壽甯祖甯
叔甯蘭甯孫女二曾孫男三曰長孫昶孫澤孫曾孫女三先
生卒之歲爲延祐丙辰月爲辛卯日爲乙亥葬之日爲己丑
其兆在唐山之陽云夫含光蘊秀蹈高遵素惟潔身之士乃
能行之惟有道之朝乃能容之跡其臨蒞銘之也宜辭曰龍
岡之支淵淵以池種蓮於茲面我茅茨池水之清比其風靈
蓮花之馨配其德徵荷嗟後生
於考於評仰止斯銘千載而鳴

明禮部尙書張瑛墓在縣西三里賜祭葬禮部尙書翰林院
學士楊溥撰誌銘

明吏部尙書王本固墓在縣南八里百泉村狀元張元忭表
奏上賜祭葬

明兵部侍郎趙孔昭墓在縣南十五里康莊村兵部侍郎萬
恭撰碑賜祭葬

明贈都御史朱鳳墓在縣南五里陳村
崔銑撰墓誌銘嘉靖二年詔舉先朝故事

舉天下循吏錫燕得知府四人沙河朱裳公垂以廉選公垂
今晉官副都御史田無闢畝屋不溢棖草舍席門蕭然寒士
蓋其考君之教焉其言曰汝裳厲清操無以家爲慮予一盂
飯一裘一葛是外於我何有又曰古大賢遭軻坎內抱安天
下材竟泯泯草間汝幸逢時其以立功孝乃父夫父固窮以
立子子勵忠以顯考昔子路負米之嗟孫性布衣之汚亦其
親之嫌貧而然與朱公諱鳳字朝陽本邢臺人後遷沙河高
祖諱興曾祖洪府學生祖魁舉明經拜衛經厯贈副都御史
次子爲朱公自少聞學大義於父每舉而教公垂嘗德鄉人
之救其窘久報益厚或有持數十金求公解罪於有司公却
之制行以謙退深戒矜伐故鄉人生愛而歿思之配胡氏性
寡言笑孝而和宏治丁巳四月一日卒年四十生於天順戊
寅九月二十三日朱公獨居十餘年見其子之立乃再納王
氏公生景泰丙子八月十三日卒於嘉靖甲午二月十一日
年七十九是年六月二十三日王氏卒以天順癸未正月四
日生無子胡氏生子裳堅厚厚先卒文一適趙行思孫男七
人長性蔭國子生女八人葬以十一月二十二日以胡氏附
墓在邢臺北陳村東原銘曰厥樸確伊嗣若古人有言雖曰
未學吾
謂學矣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裳墓在陳村

崔銑撰神道碑君諱裳字公垂沙河人少

厲清節爲諸生衣食不續裕如也正德丙寅御史顧潛試士
知其賢檄府守資之俾學於京師旅於郊寺無僕從自炊汲

同門生或辦甘脆而食之不去讀朱氏詩諷誦不輟口乃太
明習明年舉鄉試甲戌登進士積官至九卿大夫寒約如素
日自號安貧子既顯改安齋自都御史守制還居無賓堂土
壁席門自奉常茹菜連旬無肉食御史按山東時魯人謗傳
曰長齋云嘉靖初詔舉先朝故典選天下方面知府怡行高
者賜燕勞止得八人君爲鞏昌守以清苦與列後給事中劉
世揚等舉內外清正臣大學士石瑤而下八人君在中凡在
官鑰戶遠嫌堂室如寺妻子甘菲惡君益自信乃又窮經探
蹟以聖賢自飭謂尊德性道問學其的旨也衍而成論士頌
其廉知友服其不市名民惠其不取巡山西鹽法錢甯來求
利拒不與有倖人奏討司徒石公曰爾徒往朱御史不汝允
也按山東時御史王相被劾鑑構下詔獄君抗疏曰朝廷設
御史如齊民畜猫捕鼠猫鼠相持主人其可助鼠邪疏鑑入
罪王史得從輕刑又勸上戒佚遊近儒臣武皇巡幸諸司請
大治備以俟君不許後果有重斂獲譴者人曰如朱公在免
此矣還朝又諫止南巡數嬖人災感之禍庚辰出知鞏昌以
其故守治民儉而富安乃教皆鮮鮮以生晉浙江副使自福
建按察使轉浙左轄兩爲副都治河建牙於濟己亥夏五月
丙午卒於官生成化壬寅十一月享年五十有八君性淳篤
朴直斤斤懇懇目之所見必行言而雖久可覆御史王璜按
浙辟不畏勢浙有重人寃之璜罷官君以副使至京重人問
璜何如人君曰真御史也重人慚沮君之葬也恒山中丞寔
銘叙述咸徵實可傳子姓又請予銘其隧左元石詞曰臺有
廉臣軒惟衡父厥廉如何冰清藁苦賄源疇浚決彼巨坊蠹

政殃民喪厥家那介介朱生少履潔白自謂餐藜胡恤趾雪
自反恒縮何往不伸乃廟天子乃陪倖臣我安寒涼祗民春
煦居此綽綽存茲瞿瞿我作銘章
用詔縉紳秉節登良毗我一人

明知府毛朮墓在縣北二里小汪村

明知府傅來鵬墓在縣西北八里達活泉南

明禮科給事中李恒茂墓在縣西八里孔村工部尙書劉榮
嗣撰誌表

明兵備僉事李啟源墓在縣東五里黃家店

明布政司左叅議李椿茂墓在縣西北十里米花寨

明知府黃元功墓在縣西十里迓祐營

明大理寺卿孟國祚墓在縣西南十五里由留村

明知府傅梅墓在縣西北八里達活泉南

以上俱府志

沙河縣

唐宋璟墓在縣西北八里

大清一統志

顏真卿撰神道

碑於戲逆鱗廟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人臣之致極況乎文章風雅道濟生靈建一言而天下倚平舍九德而三光式敘超眾友而獨立者其惟廣平宋公乎公諱璟字口口邢州南和人其先出於殷王元子七代祖弁魏吏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其事績宗高各在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曾祖宏峻大理丞祖務本皇樛陽令父元撫衛州司戶贈戶部尚書自田曹至尚書皆實浮於名而位不充量事見許公蘇頌所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過誦鵬鳥賦丁尚書府君憂水漿絕口者五日八九歲時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吞咽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悟猶若下在胸間自後藻思日深襟靈益爽年十六歲時讀易曠時不精公選覽之自亥及寅精義必究明年登進士高第補上黨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爲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爲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歎之曰眞王佐才也轉合官尉長壽三年從調判入高等有司特聞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爲唐臣不求榮達跪奏云家本山東願爲國之一吏遂手詔授錄事參軍拜舞趨出旣而召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尋丁齊國太夫人憂服闋築室反耕志圖不起俄而卽日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於臺中者將責名器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翌日公獨正辭引過天后悅而釋之遷天官員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比欲優游鄉里不圖要近驟至於斯豈敢廢所職乎乃悉心納忠無所迴避時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脅

權天下側目公冠冠入奏奮不顧身天后失色倉皇欲起公
 叩頭流血誓以死爭拾遺李邕奏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
 天下危內史令勅公出公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
 擅宣王命詞氣慷慨左右震悚遂俱攝詣臺廷立切責二豎
 敗栗氣索不敢仰視自朝至於日昃勅使馳救之公不得已
 而罷又令詣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慘恤二豎來弔公辭曰貴
 近不宜與執政通問假滿朝士慰公二豎又欲序進公舉板
 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興復也公實佐其謀及當酬
 庸讓而不受曰清宮闕罪事口祀夏中興功歸明主非曰逃
 賞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部侍郎兼諫議大夫遷黃門
 侍郎嘗遇梁王武三思於朝三思方欲言事公正色謂之曰
 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上干朝政三思慚懼而
 退請急累月俄而兼攝尚書左丞中宗將幸西京深虞北鄙
 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與數人同
 辭三思獨揖公住公顧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遂揖之而
 去屢年穀不登國租罷入三思食邑公悉蠲之既屢挫其鋒
 亦處之自若俄而眞拜轉杭州又遷相州人爲洛州長史唐
 隆初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右庶子尋加
 銀青光祿大夫元宗之在儲闈鎮國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
 嘗於光範門口步擔山諷宰相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
 公盛氣詰之曰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遂奏婦人干政恐
 生禍階請不令朝謁俄而男口又縱橫公奏之繇是貶楚州
 刺史主亦竟以凶終無何復拜銀青歷魏充冀三州兼河北
 按察使尋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爲魏州入爲國子祭

酒東都留守開元二年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貶睦州刺史
轉廣州都督充按察經略討擊使又兼御史大夫特許便宜
從事口口前領傑驚多據洞不賓公之下車無敢不載彼之
風俗僭趨苟簡茹茨竹櫟比屋鱗次火災歲起煨燼無餘公
教之度材變以陶甒干甕齊翼萬堵皆興於今賴焉燕國公
張說爲碑頌無何使中使楊思勗召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
在路竟不交一言思勗以素昔貴倖泣訴於帝帝嗟久之
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修國史明年同平章事
又明年駕幸洛陽至於崤谷道隘不治欲免前河南尹李朝
憲知領使中丞王恪並坐當降黜公奏曰若致罪二臣將來
必受其弊遂命公捨之公曰陛下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
於上恩由於下臣請使且待罪然後俾其復職遂嘉而從之
元宗嘗命公名諸皇子及公主邑號旣而又令公各定一美
名公奏稱七子均養鳴鳩之德錫以名號不宜有殊若母寵
子異恐非正家之道王化所宜元宗悅而從之八年拜開府
儀同三司進封廣平郡開國公策勳上柱國狂豎據梁山構
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獄勅公按覆如京兆司錄李如辟等百
餘家皆以借宅假器悉當連坐公以姪州假借天下大同至
於京城其例尤眾知情卽是同反無罪不合論辜寬渠之外
一切原免天下欣服焉中書令河東公張公傑出將相之材
獨運廟堂之上鏡機朗澈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堂案每
至危言謹議執正守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汗流浹背其爲通
賢所服也如此十三年駕幸東都以公爲西京留守極言得
失無有所隱元宗感悅制曰所奏之言置諸座右出入觀省

以誠終身因錫綵物二百正明年又兼吏部十七年拜尙書
右丞相雅善戲謔不常矜莊與故尙書王峻莫逆之友晚而
彌篤凡所詆譖人輒疏取端午日蒙賜鍾乳命醫歸鍊或以
上藥殊異不宜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不應猜以待人信
其可得乎聞者慚退二十一年抗疏告老至於再三手詔優
許遂特給全祿賜絹五百正還東京公以爲大臣歸休不宜
關通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年駕幸洛陽公迎拜道左元宗親
駐龍蹕使榮王琬勞問者數四自後中使往來賞賚不絕方
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二十五年仲冬月十九日寢疾
薨於東都明教里第享年七十五天下失聲元宗震悼追贈
太尉謚曰文貞公賻物米粟常數有加喪葬官供仍詔河南
少尹崔釋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滄州長史
藝之女淑慎嚴整高明柔克訓諸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
德無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咨俾公而沒允終偕老嗚呼公
有九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昇尙書郎太僕少卿尙漢東
大守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惠京畿採訪使太子
左諭德恕都官郎中延太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
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西節度行軍司馬或肅或
謀或哲或父克篤前烈以休令聞以戊寅歲五月二十九日
虔奉遺約歸葬公於沙河縣太尉鄉丞相原之先塋夫人合
而祔焉禮也惟公間氣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度天縱才明
玉立殿天子之邦介然秉大臣之節震電憑怒讜言而不有
厥躬鼎鑊沸前臨事而義形於色蠶迪檢押難常情之所易
志深直諒易古人之所難外其身而富貴不離行其道而死

生勿替非夫合一之德格於皇天不二之心形於造次則何
以至是乎允所謂振古之元龜皇王之威寶者矣且夫公之
德烈充塞寰宇公之謀猷著明日月大厯五年冬十二月孫
儼懼遺盛美不遠求蒙以真卿天祿校文叨太僕之下列憲
臺執簡承諭德之深知雖青史傳信實錄已編於方冊而豐
碑勒銘表墓願備於論譏謹憑吏部員外郎盧僎所上行狀
略陳萬一多恨闕遺其辭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
微子分疆詞招正則尉翼文皇吏部黃門紛紜耿光忠賢世
出信史相望德生丞相祚我有唐文明純嘏毅烈堅剛恒衛
間氣星辰降芒嶷然山立鏗爾金鏘忠孝之盛人倫紀綱垂
髻能文夢鳥發祥通夕究易冲齡擅塲勝冠結綬歷政洋洋
乃尉合宮二軺琅琅賦唱梅豔篇美松長蘇公嗟稱才華佐
王滿歲從調試言高驤登聞黼屨聚列繡裳筵跡天官如珪
如璋司言鳳閣綸綍煌煌乃作中丞威稜莫當志除兇狡廷
劾二張天后愕眙百寮震惶公獨凜然出自激昂義形於色
精貫穹蒼唐室中興嘉謨克彰功成勞讓事軼屠羊二職選
曹諫議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章乃侍墮闥時惟夕郎悉心
糾正庶績咸康三思睢盱席寵干常訶之就第慙懼靡亢左
曹攝轄大鹵於襄兼刺貝邱口辭雁行三思揖語公獨循牆
處之不作轉旆於杭既遷鄴城遂尹洛陽乃作冢宰訂謀廟
堂俄兼宮相亟縮銀黃元宗登儲鎮國是遑潛謀廢立謠詠
相翔厥男撓政果奏愆殃聿臨楚邦薦察冀方總督幽薊翻
飛國庠亞相烈烈尹京趨趨旋臨建德欵澁南荒俚師咸蔭
茅櫟是壤張公頌德雋永甘棠中使來召拜命卽裝路無交

語帝用式臧載司刑吏八座抑揚兼監黃樞鈞軸是將匪躬
蹇蹇終始沈沈乃拜儀同允釐保障河東閱故汗洽如漿狂
豎犯闕克渠既臧命公覆獄咸脫死亡乃涉右揆右揆洋洋
每譴王君豈怫矜莊懸車告老庶保康強方崇饋醕孤映繚
緬天不憖遺萎哲壞梁一人震悼九有淒涼市既罷賈春仍
絕糧乃贈太尉飾終禮滂反葬沙河羽儀央央闔朝傾祖河
尹護喪生榮死哀行路感傷令人追慕攀泣嗶嗶高墳崔嵬
鉅鹿劇旁森梢宰樹繚繞連岡吁嗟廣平宅此不暘孝孫翼
翼論撰靡忘豐碑碣豎萬古茲相大厯七年歲次壬子九月
口日孫儼立石 又撰碑側記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於沙
河屬突厥寇趙定州河朔洶懼邢州刺史黃文軌投艱於公
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爲曉陳禍福其徒
有素聞公威名者乃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
冒於貨賄多以金帛賂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其後
節度范陽事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元宗切責名品將加黜
削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元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
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入奏元宗謂公曰古
人以清白遺子孫乃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至臣
門非不受也元宗深嘉歎之前碑闕焉故略述於此公第三
子渾之爲中丞也方欲陳乞御製碑頌未果而中受譴謫旋
安史作亂事竟不成真卿時參監察殿中爲中丞屬故故公
孫儼乞請真卿論撰之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尚書左僕射兼
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名嵩以文武忠義之資爲國保障
上慕公之德業歎尙無窮次嘉儼之懇誠崇豎莫致迺命屯

田郎中權知邢州刺史封演購他山之石曳以百牛僇刻字之工成乎半歲磨礱既畢建立斯崇遠近嗟稱古今榮觀雖大賢爲德樹善庸限於存亡而小子何知附驥託跡於階序真卿刺湖州之日因成其文請儼刻其側而志之未及雕鐫而公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叅佐戎幕河隴失守介於吐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御史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與節度周鼎保守燉煌十餘歲遂有中丞常侍之拜恩命未逮而吐蕃圍城兵盡矢窮爲賊所陷吐蕃索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舅賢相也落魄於此豈可留乎遂贈以駝馬送還於朝大厯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騎盡室護歸士君子偉之乃古來所無也上欲特加超獎且命待制於側門十三年春三月吏部尚書顏真卿記明方豪續撰碑記豪初至沙河聞有唐相宋文貞公墓墓有顏魯公書碑而未及謁先取其碑文觀之中有缺文字畫豐肉疑非顏書乃約寮友以九日往謁因求其故前六日豪自郡返至食膳鋪墓在鋪西二里取道獨先往焉其碑果宋人范致君書碑側有述而不及搨故凡得是碑者概以顏書不復辨也徘徊瞻瞻則草棘之叢見一斷碑乃魯公所書神道碑銘在側之記則致君翻刻者也碑未斷時高可丈許廣可四尺許厚可尺許記中所謂曳以百牛者蓋實錄也欲謀續之而以上修下短爲難姑出其辭而歸自此切切然若上官督責者至九日乃與縣丞李尚質典史高雄教諭楊訓導敖廷傑文明往踐宿約兼集羣謀謀者曰須於碑側斷口穴其上下續之以鐵豪曰是碑四面皆書側而穴之其文滅矣蓋穴其中治者李宣曰須鐵